



身在祥云金粟中

云南石林，名闻遐迩，天下称奇，更因电影《阿诗玛》而锦上添花。然而，大多数人却鲜知，在因发现了170万年前古猿人牙齿化石而成为人类发祥地之一的云南元谋县境内，也有着可与云南石林争妍媲美的自然奇观，那就是集雄险奇秀于一身的元谋士林。

元谋士林是大自然的杰作。200万年前，元谋地区曾有过多次冰川活动，悠悠岁月中，元谋的地质结构不断运动变化，最终形成了士林之奇观。元谋士林的主要地质成分多由砂粒和粉土结合而成，其中所含的石英砂和玛瑙片在阳光的照射下闪烁出奇异的光彩，使得千姿百态的元谋士林更加神奇秀美。

我只身前往元谋，数次往返各处士林之间。在元谋土林中，具有代表性的有班果、新华、湾堡、物茂等士林。

班果士林位于距县城西偏北10公里处的平田乡东沙河岸缓坡上，士林造型丰富，“雄狮猛虎”“瘦牛壮马”“帝王将相”“城堡殿堂”等一应俱全。距此处15公里，分布于沙河、河外箐与峰河水库一带新华乡境内的新华士林也是颇有看点，其中，当数峰河水库两岸占地500亩以上的士林最为壮观。排列整齐、鳞次栉比的士林，远观如古罗马之城堡，近看像座座峰塔，它们或似策马扬鞭的骑手，或似丰姿绰约的少妇，惟妙惟肖。美中不足的是，在班果士林和新华士林游览时，天色阴沉，偶有小雨，这多少减弱了这两处士林在平日里的秀丽和壮美，让人不免有些遗憾。

湾堡士林离县城20公里，紧挨着国道。我骑车从公路桥下沿干涸的河床入士林，只见星罗棋布、沟壑纵横的士林如“阵地”般排列，士林内卵石遍地，这些卵石形状各异，小的如雀蛋，大的如冬瓜、溜圆锃亮，令人爱不释手，说此处士林如一个古战场或蔬菜园，甚为合适。

元谋士林中最著名的，是距县城35公里的物茂士林。物茂士林造型之绝，可谓鬼斧神工，一步一景，一景一奇。在那里，40多米高的“殿堂”比比皆是，其内“厅堂”豪华，“武士”威严，“神鹰”怒视，“宝剑”森森，处处充满着神秘的气氛。

士林的确是千百年来水土流失的产物，这是我在元谋士林之行后最为深刻的感受。远古时代的元谋地区曾有过茂密的亚热带原始森林，林中活跃着剑齿象、剑齿虎、云南马、羚羊和中国犀牛等动物，之后，由于种种原因植被消亡，加之其特殊的地质成分和地貌，致使水土流失，始得士林。元谋士林为我们研究水土流失提供了一块典型的地貌标本，不仅如此，它还是考古工作者和古生物爱好者们理想的科研实习基地。同时，元谋士林多姿多彩的造型还具有极高的美学价值和旅游价值，难怪徐霞客游至此时，情不自禁地赞叹道：“如身在祥云金粟中也。”

初冬时节，我随中央文史研究馆“文史翰墨”采风组走进四川理县。

理县距四川省会成都170公里，地处川西平原向川西北高原过渡的门户地段，其境内高峻的皑皑雪山、葱茏的长峡河谷、茂密的原始森林，奔流不息的江河，不仅养育了世世代代藏羌儿女，形成了底蕴深厚的藏羌文化，也构成了其独特而神秘、旖旎而雄奇的风光。

从成都出发后，车行3个多小时，我们到了被称为“神秘的东方古堡”的桃坪羌寨。历经了一千多年的风雨和战火，这里依然完整地保留了古羌民族原生态寨子的原貌，那些曲曲折折忽明忽暗的巷道，既是为了生活便利，也是为了防御外敌，即使你之前来过，也有可能迷失其中。羌寨的建筑构造中最让人叹为观止的，是其地下供水系统——利用自然地势引导流水穿堂过屋，流经每家每户，具有生活、消防和避险等多项功能，这是中国古建筑的一个伟大创举，充分体现出古羌人的聪明智慧。

按照行程计划安排，我们在“莎朗风情街”用过午餐后，便启程赶往甘堡藏寨。“甘堡”在藏语中意为“坡上的村落”，整个寨子因依山傍河而建得名。这是一个有着两

千多年悠久历史、具有典型的嘉绒藏族聚居特色的大寨子，我在寨子里一边参观一边感受平日里难得一见的少数民族风情，在这里，你不禁生出感慨：文化改变着生活，也正被生活改变着。桃坪羌寨、甘堡藏寨所具有的独特文化，不仅裨益本土，还引起了国内外专家学者们的浓厚兴趣，纷纷前往探秘寻幽。县里的有关同志说，近些年，藏羌文化人文景观的发掘，也带动了理县自然景观的开发，推动了旅游业的发展和乡村振兴。

次日一早，我们从理县县城出发前往毕棚沟。听说沟里这两天一直在下雪，大家便裹上了厚厚的冬装。汽车在弯弯的山路上爬升，海拔高度也随之不断地上升，大家透过车窗看到四围皆是高山之巅，白雪皑皑，柔软的白云在峰峦间飘逸浮动；山腰林木森森，色彩纷呈，浓淡相宜，乘车驰行其间，让人不禁为这画一般的仙境所迷醉。

车到“龙王海”时，大家迫不及待地下车，竟相一饱眼福。“龙王海”实则为一个湖泊，湖面不宽，水却不浅，湖水清澈澄明。听说，这湖水也并非是一成不变的，要视山上水流的情况，故而有时激越，有时平静，有时开闢成浅滩，有时跌落成飞瀑，因此当地人

用了最具能量的词“龙王海”来为这个湖泊命名，彰显水变幻莫测的无穷力量。

山因水变得更加挺拔、峻秀、奇险，水也因山而越发幽深、纯净、灵动。山水是中国绘画艺术中不可分割的两种元素，书画家们对着雪山、森林和湖水，从不同的角度选景，远山近水、近水远山都成为了他们的创作素材。湖畔的雪地里，有一位80岁的画家背靠着一棵沧桑遒劲的古松，请我为他按下相机的快门，他说，画了一辈子松柏，这棵才是在我梦中经常出现的身影。那一刻，老画家虔诚而激动的表情，深深地打动了我是的，这棵松树的树龄已有千年之久，它虽久经风霜，一身伤痕，却依然傲立于这大山深处，深深地爱着守着这片土地。

时光匆匆，当我们从毕棚沟返回理县县城时，夜幕已悄悄降临。小城的夜晚少了都市的喧嚣和匆忙，显得格外宁静，人们甚至能依稀听见杂谷脑河水的奔流声。整理着两天来的所见所闻，我感慨良多，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，我们既要一如既往地保护好、管理好、传承好藏羌传统文化，又要厚植生态发展理念，构建更加利于文化生长的良好环境，让民族特色文化在提升经济、振兴乡村的过程中得到有效地传承和发展。

父亲曾是『豆腐郎』

鲍海英（安徽）

如今，大街上已很难再看见挑着豆腐桶走街串巷卖豆腐的“豆腐郎”了，可我每次去菜市场买豆腐时，看见那些卖豆腐的人，我就会想起我那曾经靠卖豆腐为生的父亲。

我的父亲曾经是一位挑着豆腐桶走街串巷的“豆腐郎”，他原本是一位农民，为了一家人的生计，在我很小的时候，他就学会了磨豆腐、卖豆腐，父亲不辞辛劳，靠卖豆腐养活了我们全家人。

俗话说，世上最苦的三件事，是捕鱼、打铁、磨豆腐，可见磨豆腐是一件有多辛苦的事。那个时候，父亲常常在头一天傍晚就要开始泡豆子，半夜就要起床开始拉磨，等到磨好豆子，入锅煮沸，再至制成豆腐，常常已是天明。这个时候，父亲就会挑起两只装满豆腐的水桶，高声吆喝“卖豆腐啦——”出门去。印象中，他似乎只会吆喝这么一句，因为他不擅说笑，也丝毫没有生意人的精明，所以赚得少，全家勉强维持生计。

上初中时，我的衣服总是破烂不堪，也没有零花钱，周末回到家唯一能改善营养的，就是父亲卖剩下的豆腐。记得那是初三的一个冬日，北风呼啸，天空飘起了雪，住在学校集体宿舍的我没有御寒的棉衣。那天，我们班正在上语文课，突然，父亲挑着卖豆腐的水桶来到了教室门口。看见穿着土里土气的父亲居然挑着桶来学校找我，我不禁红着脸低下了头，在同学面前感到自惭形秽。

那一刻，我真希望父亲能够明白我的心思转身离开。

可父亲把水桶放在一边，仍执拗地在教室门前徘徊，他透过窗户不停地向里张望着，不得已，我起身走出了教室。见我从教室里出来了，父亲顿时喜笑颜开。原来，父亲冒着大雪给我送来了一件新棉衣。

我穿上了父亲送来的新棉衣，虽然样式不好看，但是确实很暖和。为了不耽误我学习，父亲嘱咐我几句后，转身挑起豆腐桶就走了。可就在我刚要走进教室门时，突然听到身后父亲的呼唤声，他一边气喘吁吁地向我跑来，一边喊：“等一下，等一下！”

我转身，望着奔向我的父亲，只见他手中攥着几张钞票，急切地说：“刚才我忘了，这是你的生活费，你不能省着舍不得吃呀！”我应声接过父亲手中递来的几张纸币，那是怎样的几张纸币呀——上面浸满了油渍和汗渍，似乎还有豆腐味儿，皱巴巴脏兮兮的。我握在手里，纸币还带着父亲的体温，暖暖的。

父亲又要去卖豆腐了，我立在教室外的屋檐下，看着父亲重新挑起那两只豆腐桶，在雪地上，父亲留下了两行深深浅浅的脚印。雪地太亮了，刺得我眼痛，我转过脸去，眼泪潸然而下。

第二年，我考上了高中。再后来，我考上了大学。父亲继续干他的“豆腐郎”，挑起担子走街串巷卖豆腐，我坐在干净明亮的教室里发奋努力。

如今，我早已工作，父亲也不再卖豆腐了，可我始终忘不了父亲卖豆腐时的身影。因为，在我成长的岁月中，正是父亲这个“豆腐郎”挑起了全家生活的重担，并给了我人生无穷的动力。

“卖豆腐啦——”，那声吆喝，回荡在我心中。

母亲的绣花针

尹祖泽（云南）

被、虎头鞋、枕套、绣花鞋、围裙等物件，隔了一段时间，母亲便会带上我去市场售卖她的手工制品，然后换回粮食、生活用品，给我们交上学费。

母亲用小小的绣花针撑起了一家人的生活，她一生中用秃了多少根针，简直无法统计。

母亲用绣花针把我们送进了学校，支撑我们完成了学业，引导我们走入社会；母亲用绣花针缝好了一床床绸缎喜被，圆满地操办完五个儿女的婚姻大事；母亲用绣花针缝制出红肚兜、娃娃鞋、小围裙等物件，迎接了家族里一个又一个小生命的降生……绣花针磨损了母亲的身体，耗费尽母亲的心血，贯穿了母亲的整个人生，将她由耳聪目明的青春岁月带至老眼昏花的晚年。

那一年，母亲的眼睛看不见了，我们惋惜、痛心、焦急，想尽一切办法想让她复明，可最终还是医治无效。母亲看不见了光亮，看不见了她的五个儿女，也看不见了她的子

子孙孙。

母亲九十大寿那天，我们全家二十多口人热热闹闹地聚在一起庆贺她的生日。闲谈中，母亲突然想起了使用过的针，让我们把针瓶子找出来，说是摸摸针体验一下。我们随了她的心意，打开针瓶子抽出一根针递给母亲，她一摸就说：“4号针”，另外抽一根给她，“1号针”……12种型号的针，母亲逐一摸了过来，像明眼人一样准确无误地说出了针号。母亲熟悉绣花针就像熟悉她的五个儿女一样——感觉在手里，烙印在心上。

我们五兄妹齐齐地跪在母亲的身边，愧疚自己无法医治好她的眼睛。母亲像对我们小时候一样，逐个摸着我们的头说：“妈当年用针养大了五个儿女，妈也看见你们成家立业，如今儿孙满堂家庭幸福，妈知足了。你们，就是妈的眼睛。”

听了母亲的话，我们围着她“呜呜”地哭了……

炉火添暖忆流年

王国梁（河北）

着为父亲热饭菜。那时候没有电视，晚饭后的漫漫长夜里，一家人就围坐在炉火旁聊天。炉火边的时光脚步是那么慢，我们的心境也是安然的，所谓围炉夜话，想必就是这种温馨的氛围吧。

炉火烧得旺旺的，屋子里暖融融的。母亲会在炉火上烤些吃食，并放上一些花生，一会儿功夫，花生发出“啪啪”的响声，香味便弥漫开来。母亲把烤熟的花生分给我们吃，炉火上烤出的花生无比美味，我剥开一粒花生，放在手心里还是烫的，却顾不得晾一会儿便立即扔进嘴巴里。脆脆的花生满口生香，实在是太好吃了。祖父、祖母喜欢吃软糯糯的烤红薯，炉火上烤出的红薯，水分被烤掉许多，所以吃起来格外甜。炉火边，一家人聊聊过去，说说现在，谈谈未来，时间不知不觉就过去了。

夜稍深些时，“围炉夜话”便接近了尾声，大家来了困意，有一搭无一搭地说上几句。炉火依旧烧得旺旺的，我们的脸被烤得红通通的，周身无比温暖。我们姐弟不时地

打着呵欠，祖母已经开始打盹儿，祖父的话刚说了半句，我们正等着他说下半句，却见他闭上了眼睛，很快，他的鼾声竟然响了起来，惹得我们偷偷笑。母亲招呼一声说：“去睡觉吧。”祖父、祖母突然醒了，他们慢腾腾地起身，慢腾腾地回屋。姐姐说：“我想在炉火边上打个盹儿，特别舒服，做的梦都是暖和的！”母亲笑笑，她总是最宽容，允许我们在炉火旁多坐一会儿。我把炉火上的吃食扫荡完，就准备睡觉了。父亲和母亲把炉火封好，也要睡了。

炉火旁的“围炉夜话”，几乎是我家每一个冬夜都要上演的温情一幕。那样的冬夜，时光静好，温情幸福。可是，仿佛就是在炉火旁打个盹儿的功夫，我便长大了，祖父、祖母永远离开了我们；又是在炉火旁打了个盹儿的功夫，我已人到中年，父亲和母亲也都老了。

无论过去了多少岁月，我的心中总有一个角落是留给那盏炉火的。有炉火的家，暖着我的心。



望

苗青（广东）摄